



责编 罗慧怡 美编 邢婧洵  
组版 邓相玉 校对 陈晋杨

私人  
笔记

# 每个诗人都透着光亮

——读李国坚《迎光者》 郑荣

深圳的诗人很多,有哪些诗人被李国坚在诗集《迎光者》中描写和称赞了呢?这是我急于打开新书一口气读完产生的动力。

翻开书,几排流畅的行楷字展现眼前,读着让我欣喜。赠言是一首三行诗:“我见过,纸面额头上/春风正抚平/皱纹荡起的涟漪与牵挂!”我只做了个有心人,将李国坚老师发表在《龙华新闻》副刊上的两篇文章,还有《宝安文学》上一篇文章的报纸存留起来,并在近日的一次文学活动中交给了他。李国坚老师用诗集作为答谢,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

我在许多诗人的朋友圈读他们的诗,比如李国坚、刘炜、远红、清扬、远人、书生、隆焱等,都说耳濡目染。多读多看多写,会吸收许多的营养。

我写下一首诗,《用深圳速度为诗人喝彩》致李国坚老师:

用8分钟完成《写给阿樱老师》/用15分钟写出《大浪 大浪》/用一个月零四天/写下100位诗人/在预定的时间内提前10天写下108首诗/取名《迎光者》/深圳诗人很多/用诗为他人喝彩的不多/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/赠人诗歌 百世流芳/情真真/意切切/迎光者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光亮/把所有的光汇聚在一起/就变

成了光的海洋。

读书读出声来,你会跟着诗人的文字产生情感。阅读讲气场、音乐的陪伴、抑扬顿挫,阅读是在跟作者交流,与作者笔下的景与人、事物与场景产生共鸣。写到英雄人物,喔,原来这个人老兵。写到著名诗人,喔,原来,他(她)还有我不知道的动人故事。阅读者的情感被诗的内容带动,发生心灵撞击。

“一个诗者,总要为自己去写一首诗吧,像镜子里的我,模仿着镜子外的自己,当我把心打开朝向镜子,镜子一下明亮起来,那份明亮是诗,且只属于诗。谢谢荣姐,你朗诵时就是那面镜子,就是那一道光。”李国坚老师对我的有声阅读给予极大的鼓励。

《迎光者》一书中涉及的108位诗人,有一半人的名字和我都认识。有些人是在某一次听完讲座后擦肩而过,有些是历史人物。无论是谁,他们都有共同的爱好,喜欢写诗。每天一诗,是李国坚老师的习惯。写诗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记录生活,记录深圳,记录周遭,记录生活中一点一滴。

当我在微信上问李国坚此书创作灵感时,他诚恳地说:“是我觉得遇到诗歌创作的瓶

颈,想突破一下,反复思索后觉得应该彻底和从前做一个切割,崭新的自己才有崭新的文字。可要突破瓶颈是很难的,还是写不好,惭愧惭愧。”我告诉他:有好多首组诗读来让人动容。比如《写给鲁克老师》,“我们的眼睛里流淌着鲁克老师的泪水”,他的父亲去世了,他强忍着悲痛料理好父亲的后事又匆匆忙忙赶回深圳主持读诗会。读完这首诗,我自然地想起了我的父亲,父亲离开我八年,谈到音乐和乐器相关的事时,我总会想起父亲的才情。

《写给吴光权老师》是几个诗人小聚时,石大姐讲起她跟吴光权大哥恋爱的故事,李国坚用诗来描写那个年代爱情的纯粹与美好。

诗人田地用《南方北方》道尽住在南方的北方人的心声,而李国坚在《写给田地老师》中,用《南方北方》的诗意形象地描写了北方人在南方的生活。“南方与北方,恰如涌泉与百会,两股思念铺成一条名叫冲脉的铁轨,承载着轻重不一的牵挂,相向和逆向的聚散,南方与北方,他乡与故乡,是左眼望不到的右眼……”李国坚用人的穴位——涌泉、百会和冲脉,来隐喻南方北方,用冲脉形容铁轨,形象而生动。

■书讯

## 夹缝中的老年婚恋状况

本报讯(龙华新闻记者 揭志刚)本书为中短篇小说集,七篇小说均以中国现代化城市为背景,展示了在现代都市浪潮下,普通人的生活状况、困境和突破。他们的悲欢离合、清醒与沉醉、犹疑和勇气,都是都市人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产生的自然情感和心理状态。可是生活仍要继续,人的价值仍要体现。而普通人的光辉之处,正是这些小说讲述的基本点。

其中,中篇小说《岭上一号》《亲戚》关注夹缝中的老年婚恋状况。老年群体以婚恋来回应对抗社会的急遽变化,力争上游,追随进步,成为老有所值的新城市人,庞大的老年婚恋市场成为当下一个明显的符号,也是不可忽略的现实。理想和现实、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  
《岭上一号》作者 强壹

城市与人、窘境与突围,由此凸显作者深刻的精神反思。短篇小说《一触即发》《恋人药丸》《芭蕾舞教师》《你为什么不怕》《如约而至的下午》则聚焦青年主动或被动的城市生存中,欲望、恐惧、隐忍、矛盾、失爱、功利等情感的蜕化,揭示出城市生存中的自我极限,自我与超我的抗衡。其中,《芭蕾舞教师》曾获得第三届红岩文学奖。

我的  
书

## 最难忘的音乐

以其

威廉·特雷弗有一篇很少被提及的短篇小说《舞蹈教师的音乐》,这个故事朴素得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,笔触细腻温婉,以至于看起来它的存在意义只是一则私人回忆,关于岁月流逝中的淡淡怀念。

十四岁那一年,布里吉德在斯肯纳基拉宅邸的杯盘洗涤间当女佣,幸运的是,主人邀请即将离开此地的舞蹈老师到家里演奏音乐,佣人们都可以到会客厅欣赏第二场音乐会。舞蹈老师是一名顽固的流浪者,而对于布里吉德来说,他是人间的天使,他带来了音乐,带来了生命中全新的感受:这个二月的夜晚,布里吉德走在石头铺的山坡小道上。空气中悬浮着霜冻冷雾,天空中寒星点点,闪耀着明净冷冽的光芒,在布里吉德看来,这是对她刚听过的绝妙音乐的进一步礼赞,这是上苍对美和她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动表示庆祝。

时光流逝,舞蹈老师依旧四处漂泊,他带来的音乐渐渐被人们淡忘了,只有布里吉德依然记得当天客厅的炉火,红

色墙纸上镀金画框中的肖像,舞蹈老师的音乐在她身边和脑海中蜿蜒攀升。当她在傍晚穿越寂静的山路,走向格仑摩尔的家时,曾照亮二月份那个夜空的星星,仍然闪现出礼赞和祝福的星芒。

斗转星移,又过了许多年,布里吉德的家人都已离世,管家换了,老佣人离开或去世,她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已衰落的宅邸中,在朽败的门厅过道中,她依然能聆听到那永恒的音乐:一如既往地流动着,不受岁月的影响。布里吉德老得再也走不动也看不清那条熟悉的山路了,但是她知道那溪流的呼吸淌动,正是当时音乐的奔涌与潺潺之声。

威廉·特雷弗在这篇小说中,只是一笔带过布里吉德的艰难生活:全家几乎依靠她养活,父亲是酒鬼,而母亲还要照顾三个小孩,布里吉德每天要翻越山路来到杯盘洗涤间,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洗涮,听其他仆佣闲聊。布里吉德没有文化,我们不知道她平时想些什么或者根本没有空闲。但是她很幸运,她的主人酷爱艺术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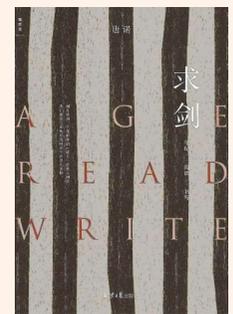
不吝分享,在音乐会中聆听到属于她内心的声音,这样触动内心的时刻,有的人一生都不曾遇到。我想,后来在主人家她有看书、了解世界的机会,所以她甚至在内心追随着舞蹈老师走过了异国他乡,让流浪丰富自己的生活。

威廉·特雷弗说他写的任何东西都与时间有关,同时“你回忆事物的方式成就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。”布里吉德确实和她身边的人很不一样,她对音乐有很深的感受力,她终生保存着这份感动,她一定也感受到人生并不局限于忙碌度日,也不局限于作息的小小空间,所以当别人嘲笑流浪时,她却知道那音乐只属于漫游漂泊的舞蹈老师。

美丽、深刻的事物始终存在,等待被人感知,也总有人在渴求着美,于是偶然的音乐打开了布里吉德的心门,那无言辞的语言,说出她心中的梦想;在漫长的岁月中,当她在心中奏响,那旋律便永不消逝。纯粹的音乐,难忘的事物,正如威廉·特雷弗简洁如诗的一个故事。

## 对年纪、阅读、写作的思辨

本报讯(龙华新闻记者 揭志刚)唐诺,本名谢材俊,近年专事写作,曾获多种文学奖。本书中,唐诺用“年纪”这一独特视角,以其独特的文风和抵达思维尽头的思索,带我们进入伍尔夫、昆德拉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、赫尔岑、康德、张爱玲、朱天心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山田洋次、钟晓阳、侯孝贤、有吉弘行等人的世界,从阅读书写到影视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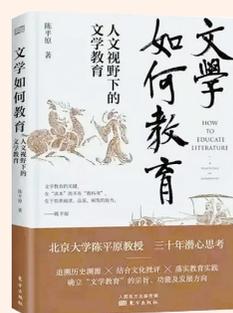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 唐诺 北京日报出版社  
《求剑: 年纪·阅读·书写》

艺,辨识出那些比文字和影像更稠密更切己的东西,重新打开我们的视野。

## 当下社会,文学何去何从

本报讯(龙华新闻记者 揭志刚)《文学如何教育》是陈平原先生三十年来对该主题的思考总结。当下社会,文学应当何去何从?当下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轴的文学教育走入了哪些误区?学文学究竟有什么用?我们应该怎样学语文,怎样读书?就文学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,本书完整表达了作者的见解,为“文学教育”确立了宗旨、功能及发展方向。

陈平原,广东潮州人,文



作者 陈平原 东方出版社  
《文学如何教育: 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》

学博士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(2008-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)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。